

卷一百五十五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五十五
內容分類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6
編號 C4492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益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五

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下

漢武帝元朔三年張騫自月氏還具爲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與鬲同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安得此

曰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
與大夏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
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
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
無寇天子旣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
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
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捷爲發問使四
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閉氏笮南閉
婁混明殺略漢使終莫能通騫又言于武帝曰臣居
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今單于新因於漢而昆莫
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
招來而爲外臣自是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

臣按此自秦漢以來通於漢西域之始

光武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請都
護帝不許諸國侍子久留燉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
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
入侍請都護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
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班固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羗廼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羗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慕南無王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都護光武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

蘇轍曰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疆則臣狄狄疆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疆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疆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疆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疆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開

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而息也故北狄疆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

臣按自漢遣張騫通西域後而中國帝王當全盛時往往遣使遠通西域在漢則爲大宛烏孫于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則爲高昌焉耆龜茲于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爲天竺高昌大食于闐龜茲諸國在

本朝則爲哈密火州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哈烈于闐諸處夫古今所謂西域者其土壤山川不改其舊但其名稱隨世更改不可一一復識別

也惟所謂于闐者自漢以來至於今日恒不改其舊稱焉因此一國考史所紀方向里數步而考之似亦可以得其彷彿者矣然聖人詳於治內而略於治外因其名知其所在隨其俗而處之斯爲得矣正不必如漢人之遣使臣設都護置質子通昏姻求珍貨是皆無益於治亂班固所謂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斯言盡之矣惟今所謂哈密赤斤蒙古罕東安定阿端曲先皆前代中國之邊境所謂燉煌酒泉伊吾之故地洪武永樂中因其土酋內附立以爲衛其地處

吾近邊薄於北虜不可槩以外虜視之使爲虜用是亦漢人斷匈奴臂不使得以通羗之一策也

唐書吐蕃本西羗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羗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折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羗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罕野

宋祁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蹙其牙犁其庭而後已惟吐蕃號雄疆爲中國患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爲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

麟華人謀夫號節園視共討卒不得要領晚節自亡而唐亦衰焉

臣按唐書謂吐蕃散處河湟江岷間河湟卽今陝西西寧河州等處江岷卽今陝西岷洮州及四川松茂等處也

大明一統志西蕃卽吐蕃也其先本羗屬散處河湟江岷間其首發羗唐旄等居折支水西後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跋布川或邏婆川隋開皇中有論贊索者居牂牁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谷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

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喃廝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唐神哲高宗朝皆授以官元憲宗始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復郡縣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人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者數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

本朝洪武六年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遂置五衙門建官賜印俾因俗爲治以攝帝師南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元國公南哥思丹自是蕃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誥命比歲或間歲赴京朝貢

臣按吐蕃之地北起陝西之河湟迤南歷四川抵雲南西北之境洪武六年立都指揮使司者二烏思藏朵耳也指揮使司者一隴谷衛也七年又置宣慰司者三朵耳及董卜韓胡長河西魚通寧遠也置招討司者六萬戶府者四千戶所者十有七此皆在化外之境歲通朝貢而已

自有西僧以來此屬不爲邊患遇有寇盜

朝遣僧諭之尋即解散若夫邊徼之內如陝西之岷州洮州四川之龍州黎州諸處人雜氏羗是皆吐蕃之種落久已內屬悉聽官府約束不復生梗惟所謂松蕃者其地險隘饋餉爲難生蕃頑獷屢爲邊害所以遏絕之者區處未得其宜蓋其地瘠而人貧性躁而無常然俗頗尚僧請下群臣議隨其俗以爲治於今屯軍去處依岷州例建一大刹擇蕃僧中之有道行爲衆所信服者授以誥印職名俾守其地每歲遣人賞

資仍於威州或茂州立一大營遣前時將卒於

此守禦扼其要害通其互市如此則可以少紓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劫掠之患矣

以上西卷

漢武帝元狩元年始通漢國元封二年始置益州郡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冊南詔爲王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統蒙舍詔最在南至皮邏閣浸疆大乃求合爲一朝廷許之徙居大和城宋熙寧九年大理遣使貢方物政和九年封其酋爲大理國王元憲宗二年平大理立爲三

十七郡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雲南遣將招降其酋
長遂分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以大理
金齒都元帥府總之

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爲麓川车里二宣慰使司此外
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宜慰司其與麓
川车里皆是百夷之種類也

蘇轍曰蠻夷之人擾攘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
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蠻夷而求
所以爲變之始而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
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豈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

絕而不與通今邊徼之上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
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爲擾民而
不之禁窮患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仇
結盟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使其志得伸
也嗟夫爲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

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尚誰所激怒而爲此哉

自金齒過

蒲縹將至怒江有屋牀山乃雲南百夷界限也高山夾菁地險路狹馬不可並行過是山三里許即怒江渡此江即百夷地也沿河下數千里上高黎共山即今之通街也高黎共山路亦頗險上二十里下一陡澗復上三十里至山巔夷人立柵爲砦過砦復下四十里許平地乃麓川江上流過此則無險隘之地矣一路從怒江西北上二日程至騰衝府七日許到麓川一路從雲南白崖過景東從木

通甸至彎甸度河入茫施約十日程到麓川自怒江上流蒙來渡至景東沿河小渡十數處皆可入也

臣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為西南夷唐末為南詔所據後為蒙段二氏所有自為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為蕃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為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

國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司今則為宣慰司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為麓川宣撫司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為關以車里為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于南海東南通寧遠而境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所以制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為中國輕重也為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於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

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爲人所煽惑引誘設爲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

絕矣

以上西
南夷

大明一統志女直古肅慎之地在混同江之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長阿固郎始來朝後乃臣服開元中以其地爲燕州置黑水府其後粟末靺鞨疆盛號渤海黑水皆役屬之又其後黑水浸弱爲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即金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真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

直臣屬於遼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國曰金滅遼設都於渤海上京至海陵改爲會寧府金亡歸元以其地廣闊人民散居設軍民萬戶府五鎮撫北邊曰桃溫曰胡里改曰斡朵憐曰脫斡憐曰孛苦江分統混同江水達達及女直之人有合蘭府水達達等路以總攝之迨入

本朝悉境歸附自開元迤北因其部族所居建置都司一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官其酋長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職給與印信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

臣按女直其人有生熟之異其地有水陸之殊
又有所謂野人者

國初猶未內附至永樂二年始立建州必里兀
者兀者左右後赤不罕屯河安河八衛三年又
置毛憐虎兒文失里綿奴兒干堅河撒力六衛
四年又置古賁河及兀者前至筍董等三十九
衛五年又置阿古河至甫門河等三十一衛六
年又置納木河至薛列河等三十衛其奴兒干
都司則七年置也自卜魯兀至塔麻速等十七
衛亦於是年置焉木興河至于葛稱哥十一衛

則八年置也斡罕河及建州左至於弗提十四
衛則十年置焉十一年置一幹朵倫衛十二年
又置哈兒分等十二衛十三年又置渚冬河等
四衛十四年又置吉灘河等二衛十五年又置
阿直同直等三衛既有建州又有左衛正統間又
置右衛既有益實塔山至此又各置左衛與夫
阿塔赤河城計溫茲又皆正統間所置也其爲
千戶所凡二十處此外又有所謂地面者凡五
十有八古人謂女直不滿萬滿萬則不可當以
今日觀之凡爲都司者二爲衛者一百八十四

爲所者二十又有地面五十有八其人豈止萬人哉我

文皇帝神謀睿筭銷患於未萌悉分而散之使之
力足以自立勢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職而不相
統屬各自通朝貢而不相糾合是以百年以來
無東北之患其間惟建州兀者毛憐三者部落
頗衆時或竊犯邊境往往生于邊將之貪功生
事或撫馭不以道或誅求之過其分請擇人以
爲將帥使之無事而預備之先事而調和之因
事而切責之不責之以非常之禮不徇其分外

之求如此則畏威懷德而東北無夷虜之患矣

漢書武帝元封三年初定朝鮮爲樂浪臨屯玄菟真
番四郡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東夷天性柔順異
於三方之外

唐書高麗本扶餘別種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
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
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

大明一統志朝鮮國周爲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
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爲直番臨

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并爲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爲
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爲高麗
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即樂浪郡也
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
水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
古新羅百濟而爲一遷都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其後
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未始
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悲
嶺爲界

本朝洪武二年王顯表賀

太祖卽位賜以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其
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
改國號

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州郡縣

臣按高麗自晉代建國至是八百餘年始易三
姓在唐以前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後
乃併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耽羅今
耽羅亦爲所有其土壤比隋唐徃征之時已數
倍矣然其國頗尚禮誼安分守自入
國朝以來恭順

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蓋得小國事大之禮
孟子曰畏天者保其國朝鮮有之雖然先儒有
言君臣之道各欲自盡而已彼既盡夫畏天之
誠則吾所以待之者可不樂天以自居哉仰惟
大明麗天而萬方之遠無所不燭彼夫星羅棋
布之國寸地尺土莫不在吾照臨之下而此一
國者依吾暘谷之隅庇吾扶桑之陰而其所得
之光輝獨先於他國者非有所私近故也昔者
唐太宗以英武之君親駕於樂浪玄菟之境而
不得志而我

朝開明堂而坐受其朝歲時節序而使幣往來
曾無虛月是故德化感召之使然而亦壤域接
近之故也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
名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吳萊曰海東之地爲國無慮百數比起拘耶韓南
至耶馬臺而止旁又有夷洲紆嶼人莫非倭種度
皆與會稽臨海相望大者戶數萬小者僅一二百
里無城郭以自固無米粟以爲資徒居山林捕海
錯以爲活漢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弱而易制慕

容鹿曾掠其男女數千捕魚以給軍食其後種類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於白江口乃遂巡歛甲而退今之倭奴非昔之倭奴也

臣按

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而於其下註曰日本國雖朝貢暗通姦臣謀爲不軌故絕之蓋以此國其人雖粗知文字而心實狡詐海外諸蕃如占城真臘闍婆之類皆未嘗爲邊境患惟此一國居海之中在勝國時許其互市自四明航海而來鰲鱣數十戈矛劍戟

莫不畢具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燔城郭鈔掠居民海道兵卒無以應之往往爲海邊州郡害

聖祖灼知其故故痛絕之當開

國之初四夷賓服雖西北之虜亦皆遠去邊塞稽顙闕庭惟茲倭奴時或犯我海道故於山東淮浙閩廣綠海去處設爲衛所居多抵爲倭故也宣德以前彼猶出沒海濱以爲民害正統以後蓋罕有至者矣向時因風候遣舟師由海道以備之近乃於綠海都司委都指揮一員

統其屬衛摘撥官軍專以備倭爲名操習戰船
以爲防備是以數十年來彼知吾有備不復犯
邊時或數年一來朝貢

朝廷亦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噫前日之絕
而今日之容非自相戾也前日之詐今日之誠
也

聖人何容心於其間哉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臣伏讀

皇明祖訓有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
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人不足以

使令其不自揣量來犯我邊則彼爲不祥
彼旣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
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
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
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
兵時謹備之大哉

聖祖之言乎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佩服以爲家訓者也臣故於
馭夷狄之後謹錄而備書之以垂萬世

帝王統馭華夷之則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五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刼誘窮黷之失

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語无咎

程頤曰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爲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